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三

脩省七

弭災變疏　　吳巖

臣愚伏聞本年正月　乾清宮災臣不勝驚惕憂慮之至以　累朝經營之成業一旦煨燼其為災變未有若是之大者臣嘗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雖上天仁愛之意顧人君脩省之何如耳若能應天以實則一誠感格可以轉災為祥若徒事虛文則反為褻天而適激其怒恐將來之變更有臣下所不忍言者恭聞　陛下果能祗畏天變悔悟方切須修省之令下求言之詔深得自古帝王弭災消變之道甚

盛舉也而大小群臣亦知不易遭逢欽承德意自三公九卿以至科道諸司一時上言各陳所見有言誠格　九廟者有言孝奉　兩宮者有言早朝晏罷者有言　經筵日講者有言早建　皇儲者有言踈遠義子者有言接儒臣以講求治道者有言出番僧以屏絕異端者有言禁中市以肅內令者有言遣邊兵以謹外防者凡此皆　今日先務之急而所謂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要亦不出此數者而諸臣一一為陛下懇懇言之可謂至矣　陛下當此憂勤惕勵之餘正處仁遷義之日　聖德之所以隆替世道之所以治忽天命之所以去留人心之所以得失其

在於此正宜遇災而懼痛加脩省慨往者之莫及冀來者之可追改絃易轍悔過自新於凡諸臣忠言讜論即賜俞允而次第施行庶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矣夫何脩省之令雖頒而脩省之實未見求言之詔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除誠格 九廟孝奉 兩宮臣不敢妄議外竊聞視朝尚至日昃而連日之免尚復如舊也講筵尚未盡舉而通宵之戲尚復如昨也皇儲尚未聞建也義子尚未聞遠也儒臣尚未聞延接而番僧尚未聞屏絕也中市尚未聞禁輦而邊兵尚未聞遣還也豈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卹乎抑亦諸臣之言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不足以動 聖聽

乎且聞大學士楊廷和所上之疏節奉 聖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改動是蓋 陛下不欲聞諸臣逆鱗之言而有此一時權應之旨至所謂常理舊制則臣未敢以為然也夫開肆乃市井之事稍有識見之士尚未屑為況於萬乘之尊而曰天子之常理固如此乎番僧乃夷狄之教稍知禮義之家尚不容入況於大禁之內而曰 祖宗之舊制固如此乎揆之於前脩省之令似乎有背求言之詔似乎有違如此而欲感動人心如此而欲挽回天意如此而欲消弭災變難矣是以臣愚昧死為 陛下言之若

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乎前所謂誠格九
廟也孝奉　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建皇
儲也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革中市也遣邊
兵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若舍此數
者而別求所謂常理所謂舊制抑末矣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准禮部咨為脩省事題奉　聖旨朕仰承　天慈下
戒實切戒懼還待朕行　祭告禮脩省着今日始青
衣角帶至祭日止百官勿外示儀飾須中加省畏自
陳依行餘罷　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咨行到臣仰惟
皇上欽承　天道寅畏神祇百凡敬事和民無所不

用其極宜乎　天心格而和氣襲逼者　奉先實殿乃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龍火之災若此天人不順應者臣俛而思之　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今日之災變夫豈　皇上致之意中外臣工不能仰體　聖心奉職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中外士風臣節頹壞之狀為　皇上陳之以見臣竊位不職宜先黜罷之由伏惟　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此天下烏乎不治　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　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靜之節盡喪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為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罔不如

意濕新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適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在　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數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內外征利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則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害乎且古之大夫難進而易退寧自守己以俟時無寧違道違化以失己寧遁世求

見知而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務小則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焉豈不有益於　國臣觀今日士大夫之風殊與此異恬退者衆嗤其拙奔競者咸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志或以諂諛倖或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貟有缺各趨權勢之門講論年資體例應得之故既定則後講者或不能得以是無不爭趨走捨而論之往來頻數閽者厭煩矣既講而得則人咀嚼騰謗雖吏部亦難於處置故京師有講論捨懷之嘲斯人也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有識者之已笑

於側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
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
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君子則法揆何由而清紀綱
何由而正姦宄何由而除是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
之機也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仰惟 皇上聰明神聖
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宜矣而臣下貪穢奔競之
風至於如此豈不大可恠耶臣惟都御史職任糾劾
百僚振肅風紀今茲二者官邪風壞莫此為甚既不
能正身格物使風清弊絕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
論列悠悠坐視日惟嘅嘆致使內外姦貪公行無忌
糾察何在振肅何在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庭之臣

莫有驗者雖蒙　皇上天德包容不即誅罰而臣尸祿曠職罪安所逃且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忠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況賄賂交通匪人在職中間事情弊變賢否顛置害及地方視之上干和氣以召　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伏望皇上將臣罷歸田里別選才賢以端實政可以責成懋功可以建立庶政脩省以實而灾變亦可弭矣

自劾不職以弭天變疏　　楊言

臣等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　上天垂戒　仁壽宮灾　皇上特　勅諭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陛下之心畏　天變也成湯高宗警懼之心也　天

變矣宜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　陛下罪在
諫官而不在　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事中所以舉
正欺獘今欺獘日積　天譴不可遏也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去大
學士蔣冕等不可而行學士豐熙等給事中張漢卿
等論脩王相等抗諫而或謫戍或為民或箠死張璁
桂萼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科失職
致　陛下儉朴不聞而陽和地土張崙等請索無厭
鹽商掛號崔和等會饕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
祀未恪于神而　廟社精靈無憑憑之庇兵科失職
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查勘錦衣濫職剏設山海抽

分增牧匠役五百陛賞奏帶人員刑科失職致 陛
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華等脫籍沒之法諍臣如
郭瑀等施杻械之刑工科失職致 陛下興作不常
而局官陸宣等乞全支俸糧內監陳林等請抽解木
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急且大而所以拂天理逆人
心傷和氣者多矣是故 皇天赫怒示以大變上以
動 陛下脩德之心下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然上
下固宜交脩而 仁君重於責已伏望 陛下益崇
敬畏之心充念灾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謫戍之
官優爲民之職恤瘐死之後鹽課地土蘇農商之困
抽分押觧免征貨之貪嘗籍沒者正其法加杻械者

究其忠濫帶冒貴者明其罪乞陞求倖者削其官將臣等速賜罷黜以彰不職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復六部以條利病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深行之誠待之久如此而天變不弭治理不臻中興之業不隆且康臣等未之聞也犬馬之誠不知忌諱萬死萬死

自陳乞罷以弭天變疏　　鄒守益

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党承賜等題爲荅天戒嚴交脩以隆聖治事節奉聖旨是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脩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況濫

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臣聞隆古交
脩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
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為心是謂善事
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為心是謂善事其君
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于朝而拱異亦甚矣訪于伊
陟德以勝妖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
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
廟鼎而鳴孽亦甚矣聽于祖己克正厥事故嘉靖殷
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歷觀史冊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敵勝怠也或樂

災而殄祚怠勝敬也故脩養之所以引年綿祚國家
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于聖賢其任重道
遠決諸一念之真純而已矣決諸真純之一念無或
轉搖而已矣邇者　天心仁愛火及　宗廟往古災
變於今為烈　陛下孝思懇切深自怨艾諭告臣工
痛加脩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之
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
轉搖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務以
上天之心為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
四夷若決江河沛然無禦外求矣臣感極而泣仰屋

竊嘆以為 皇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
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
明務以 陛下之心為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便身
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俻輔之義其能
者宜洗心盡瘁以共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
無竊祿位而縻民膏脂臣伏念太學古稱長俊之關
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為 國家豐鎬之重
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復其於
政體樞紐匪輕我 高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職專
總理一應事務須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
模範後進不可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

甚明學術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朴魯不能以
練達 國體雖勉強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
先罷黜若再持祿貪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脩之
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 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
選時彥以端化原庶脩省以實而災變可弭矣臣無
任戰兢待罪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
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
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
朝災非常有應為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

皆以為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為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凌閹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

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
有小人專權亂政令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
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
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于
委任臺閣最為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
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算于
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廷
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於僭逼此　聖祖之慮所以
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
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

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
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
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
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
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微意寖以
失矣　列聖相承循為故典故議者以為今之內閣
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
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
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
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禁扉今大學士嚴
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

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巳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尅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願指諸司曲為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寃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勲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為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

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自
箐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
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
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為常例希寵于進之
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
膝于其前而蕪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者
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
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
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為予奪悉
由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

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
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
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
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跡淺其惡為易見
嵩柔佞而姦深其惡為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
之狀者有列嵩貪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熟聞無
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嵩欺罔　陛下
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
下自察之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
之態似于恭順飭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
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

下左右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　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為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未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嵩與言等二

立心之深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心必以為嵩有可用之贒而無闕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邉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掊剋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怨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盛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為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為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為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有曰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横則固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来臣見　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邉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寛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来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之

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遣帥用倖以椿尅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　陛下覲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為上策若　陛

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許倰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爲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　陛下故人目爲姦邪　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　陛下明矣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臣爲其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爲其無

于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爲也況御史何維栢等節經論嵩嵩彼又將誰爲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別生飛語曲爲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爲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目擊天變深惟安危所係不敢不竭其愚于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亟脩省以回天意疏　　何起鳴

臣奉　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月十九日申時行至陝西西安府興平縣關外忽遇地震從省城東南起往西北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內

鄉村灰塵障天臣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遍閱垣廬十室九欵及至咸陽涇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舉城無完壁舉室無全人悲號之聲徹於四境訪之臨潼咸寧長安等莫不皆然如咸寧之壩橋栁巷涇陽之田軍永樂傾倒盡如平地毘沙里宋仲良之八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九丁全家俱覆且地裂泉湧崖崩窟壓為變異常詢之父老僉云自三月初四日戌時地震動以來未常停止前此損傷人畜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幸而今次尚在晝間人民被傷較少若是夜間吾民無噍類矣見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老携幼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不居身

考之載籍以來未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　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　郊社親矣　朝講勤矣臨雍耕籍大典舉矣惟　國用之艱難而留心撙節慨邊事之久壞而亟　勑圖新黜遠左道裁抑冗員凡所以畏　天命而悲人窮者以次舉行幾無遺策固宜導迎善氣凝承　天休乃今地變異常如此是曷故哉臣反覆思之無乃　天心仁愛　陛下故預示非常災異以警告之欲其反身脩德以爲至治之

圖與臣敬焉　陛下陳其脩省之畧惟　聖明留意焉　一曰脩聖德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儒真德秀曰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何也人君之一心即天地之心而言動舉止喜怒哀樂關天地之動靜其中節與否天地之位不位因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表無毫髮差也今茲地震夫豈無因臣願　陛下覽此惕然興思法宮之中一言一動一舉一止或喜怒或哀樂果皆發而中節乎脫或發而未中節也則坤道之不寧未必不由乎此也是可畏也曷若遠法成湯痛自省改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凡百遊幸服御降輦升輿悉依　祖

宗舊規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故事　駕詣文華殿留心講筵　親近輔臣託爲心膂與之商確政事勿以祁寒暑雨而間功勿以君門萬里而隔越如此則　聖德懋脩　一人享安和之祉　聖心寧一兩儀收奠位之能矣　二曰宏納諫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有益也自古人君遇災知懼多求直言以聞闕失葢以陰陽升降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寔係於言路之通塞也臣愚以爲求直言不如宏納諫納諫存於恕諫臣唐陸贄云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爲盛德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往者建言得罪諸臣今皆一一起用如近日給事中石星陸鳳儀正所謂諫之往誣也 陛下覆載含弘之量獨不能容此二臣耶臣願 陛下俯允臣言下之該部將星與鳳儀查照胡應嘉事例及時起用幸希 聖聰益弘諫納輔臣親臣也凡有封進虛懷聽受九卿大臣也凡有執奏曲賜允從科道諫臣也言之而是則重加褒納言之而不當 上意亦俯假優容庶言官委靡之風從此益光由是而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道日消猶曰休祥不至災沴不除者臣未之信也 三曰務實政切照地道不寧感召有自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

由來者漸矣試觀禮樂衣冠之中多懷鄙偽之心科條紀法之内絶無誠惻之意士夫競利而尊君親上之義殊民庶設機而父子兄弟之恩薄鹽暴自恣交馳於中國寡弱無告含冤於四海百姓安矣日見艱難而恐潰也紀綱張矣日入朽腐而恐裂也上自為上下自為下譬之頭目手足氣脉俱不貫通是以陰陽乖舛地道不寧積至三輔重地大變發泄天之示人顯矣為今脩省之計豈可徒事虛文大小臣工必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下於一身啓清明光大之治惕高下異同之心振偷惰苟且之氣仍乞敕諭百官改圖既往思補將來在轉臣則慄然自省曰我何

如而可以燮理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省曰我何如
而可以克勝重任在撫按則懼然自思曰我何如而
可以為君保民以至百司庶職莫不反己自脩各求
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元年以來一切題　奏并及
登極詔內事宜中間有壅格未行者逐一開列前件
着實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監囚犯一一審錄有可
矜疑者無拘成案請　旨處分通行在外諸司一體
欽恤務期洗滌冤濫宣暢鬱湮仍限一月以裡各另
具　奏如此則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自然
陰陽順軌和氣薰蒸而災變自息矣　四曰飭邊防
臣見地震不獨關中為然近而　京師遠而延綏河

東河南地震一時疊見氷雹火光又復相見説者曰此皆夷狄不承於中國之象也去歲　京師淫雨遼東火光宣大氷雹孝義朔虜兩路入犯破我石州殘我永平震驚我　京師　陵寢此其往事可徵明若觀火矧今虜酋黄台吉賓兎見擁重兵侵擾莊浪靖虜一帶勢不可支而聲東擊西又屬不測在備禦之策豈可瞬息踈虞伏望　皇上軫念　京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天語叮嚀該部通行各處鎮巡等官預計兵糧多備火器深濬高壘以能保境土為先不專責其執俘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敵占先鋒為勇無輙罪其失律而規避觀望者必誅行賞之大

臣擄實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苟且而增兵益餉各調鎮巡乗時調度在因其聲勢無掣肘而避任推𨑳各懐忠君愛國之心共收戮力同心之績如此而妖氛不靖中國不安者臣未之聞也　五曰恤災患切見高陵等處地震異常小民被災重甚宮室傾圮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骼無與殮埋幸存者肢體類多損折商賈絶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復興人懐危懼前三月初四日地震咸寧禁垣傾壞因之失囚倘有無妄之徒乗釁而逞腹心之患殊為可憂且各處城垣衙舍堋塌數多勢必脩理若復責之瘡痛呻吟之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臣知其必不堪矣臣願陛

下亟廣好生之仁弘敷賑濟之澤　勅下該部行該
省撫按備查各該地方被災人户分別等第先將在
庫官銀量行賑濟仍將隆慶二年夏稅各照分數暫
行蠲免其倒損城垣衙舍官為脩理毋得重累疲民
一面出榜曉諭使知　朝廷憫念元元至意如此則
人悅天聽而災變自弭地方保無虞矣　六曰重縣
令夫人之有疾病疴痒者則必呼天不已則必呼父
母呼天者謂天之尊而能庇佑我也呼父母者謂父
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高
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特疾痛疴痒已也為若令者
果如痌瘝在身而曲加撫摩之耶臣固謂不得而知

也昔者鄭災禆竈推象謂鄭必復災子產弗信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鄭不復災此以德消變之驗矣今日陝西地震不止一二次災傷不止數十家爲有司者亦悲人窮而弔其災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據災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念三年大計　朝廷纔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　勑下吏部備查陝西被災州縣正官見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新科進士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瘡痍得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翕闢之常矣弥縫臣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祿罔

冒負乘之羞承乏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病遷延安迯恤私之罪災變之來職臣之由謹齋沐剋責甘聽嚴斥外臣待罪該科職在采風目擊災變若不據實呈馳上 聞則上負 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為可畏以民碞為可懼俯納臣言痛行脩省仍 勅該部詳臣所言倘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因變陳言以實脩省疏　　李鳳來

恭遇 宗廟被災節該欽奉 聖旨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脩省以實事天等因欽此臣等待罪科垣職居言路既不能先事論列以防其變於未然

又不能即事納忠以祈其休於未艾臣等不職之罪無所於逃仰荷　天地包荒之德不即誅戮曲賜優容古之天子君臨萬邦百官承式君雖不令尤當承之況今　勑下各衙門條陳時政得失而臣等豈敢默默以無言乎竊聞在天有五行在人有五事行有休咎事有得失得失之感休咎之應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不差爽惟顧君臣上下脩否之何如耳古之聖帝明王莫堯湯若也然當時之水旱古今所無故一則曰洚水警予一則以六事自責是時君臣交相脩省以新治化率致六府孔脩萬世永賴而兆民允殖誠所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者是也恭惟　皇上

臨御以來二十年矣其 法祖 敬天之誠修德愛民之實不可謂不至且久矣其千祥百瑞之應固其宜也夫何邇來去冬少雪今春久雨風霾蔽日麥苗盡槁而 宗廟之變尤有甚焉此皆不宜有而有者夫豈無自而然耶揆厥所自實由臣下曠廢職業不能仰贊 聖德以致之耳今日特頒 恩詔以宥天下策免大臣以新治理此正脩省之要而皇皇圖治之時也臣等謹集衆議為今日之急務者俯伏為陛下陳之取其關於 國體切於民瘼者有六事六者何曰執治體明治功正紀綱慎刑獄禁槩歛重水利而已 何謂執治體伏聞唐虞有周之時群后德

議而康尹允諧百官穆穆以運治平此唐虞以雍熙為治周家以仁厚立國治體何如其渾厚也而今時則不然大小臣工各相爭競人心不同如其面然至其營一政圖一事彼此忌嫉自相矛盾陽若交好而陰實擠排險謀取勝者有之坐取中傷者有之是渾厚之氣散傳大之體虧其何以立可久可大之規此大傷國體而為今日之急務者一也伏乞　勑下在廷諸臣務以一德一心以消背戾之氣同寅協恭以蕫有道之長則衆賢和於朝萬姓和於野而導迎善氣其庶幾矣願　陛下留意焉　何謂明治功出治者君而相與成其治者臣也嘗聞古之人臣夙興夜

寮罷懈厥職以成精明之治而今時則不然勤者不一二而怠者恒八九方辰而居午而坐堂事雖小必經五六日而始畢事若大則旬月而尚未完官遲則吏緣為姦事久則弊孔百出公文人犯日怠日隳只徒苟且了事斯亦已矣所謂數同日奏周功者信有之矣豈特公事為然耶雖奉有　明旨着了來說者或半月而覆或一月而覆至經年而置之高閣者亦有之矣是宴安之氣盛警戒之志衰其何以成正大光明之業此大傷國體而為今日之急務者二也伏乞　勅下府部等衙門以卯時升堂酉時散部凡百大小事務刻期完報先後欽奉　明旨一一查覆致

有仍前偷惰放肆不勤職業者容臣等指實叅奏庶
臣有警惕事無廢弛而精明之治可以上達矣願
陛下留意焉　何謂正紀綱大凡邊鎮有功總兵官
隨將捷音差人飛報撫臣則總其功罪具實以　聞
而巡察者廉其違悞而舉劾之此定體也至於該部
題覆亦必俟行勘至日審驗詳明然後按功罪別賞
罰奏　請定奪庶淑慝辨而勸懲昭矣近年以來巡
察者往往報捷身冒其功而撫臣又歸功巡按互相
推奨遂使姦巧彌縫違悞倖免揆之事體甚為不通
而該部題覆往往不俟行勘而輙請　恩賚夫既以
為功矣勘而定有罪又將何以處之此皆市恩徼利

漸不可長將来有功不録有罪不誅遺害邉方所係
不小此大傷國體而爲今日之急務者三也伏乞
勅下部院明正事體繼今凡各邉有臨敵斬獲賊級
者止許總兵官馳報廵撫都御史則咨訪功罪開列
具奏其廵按御史止許舉劾違慢敢有仍前報捷者
即係貪功射利之臣定擬罰治至於兵部題覆務使
行勘至日方許指實奏　請若復隨奏隨覆以致前
後矛盾功罪混淆容臣等即行論劾庶體統正賞罰
明人心允協而獘端不作矣願　陛下留意焉　何
謂慎刑獄古人以刑期無刑爲上筭以刑措不用爲
善臻至於我　國家大明有律有令問刑有條有例

甚盛典也近年天下軍民負屈寃者不得已具狀告伸具本奏鳴往往被經管衙門阻抑不行遂使强梁肆惡柔懦吞聲有傷和氣及其收問在獄者審實明白已知事出無妄一時不肯釋放其罪所當決者又奉 恩命而暫停夫生者生之死者死之王道也使生不能遂死不能決當夫盛暑隆寒之時饑饉凍餒之形咨嗟愁怨之氣何時已也在仁人固不忍聞在天道亦或厭聽此切於民瘼而為今日之急務者四也合無 勅下內外各該問刑衙門遇有軍民告訴即便施行以伸寃抑如事在不疑則明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憤係非其罪即照今日明詔 恩旨作急釋

放以安良善之心夫天之於物生之以春固仁也肅
之以秋亦仁也聖人治天下亦法諸天而已善善惡
惡蓋欲並行而不悖耳願　陛下留意焉　何謂戒
暴斂在京膏腴之地俱為勢家占種而軍民之家所
種不過瘠薄之田至於當差納稅強者拖欠而貧者
包賠是以在京軍民務本者不一二而事末者常八
九近年以來有等無藉棍徒假稱勢要家人名色私
開大店攔接小民生理以出店錢雖一菜一魚銖兩
必較以致京師物價騰高小民難以度日況我　國
家戶部有稅課司順天府有稅課局九門有門攤錢
其取於民者是也而此輩侵奪民利擾害小民尤為

甚焉又一等光棍開放活應預先估計小民産業若干則放與錢若干每日連本利收十分之一定在何日了完若或過期拖欠則必盡其家業鬻其兒女以賠償之一名謂活應子一名謂虎皮錢小民無知而墮於計中不越月而家産蕩然矣籲天無門控訴無地含冤吞氣莫此爲甚此切於民瘼而爲今日之急務者五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申明禁約曉諭中外自

命下爲始盡行禁革敢有仍前蹈襲姦弊許被害之人從實陳告緝事衙門拿獲痛加懲治以清夙弊

陛下留意焉　何謂重水利蓋水利之說關於民者甚大水利通則溉洩有備雖大旱大澇終免

赤地漂沒之苦否則灌溉無所禾苗無救而饑饉荐臻矣以故我　國家軫念民瘼於臬司既設水利官一員以總管之於府州縣又設水利官一員以分理之其良法美意至精至備矣夫受是職者宜夙夜勤勞循行阡陌以盡厥職以惠斯民以仰體我　皇上愛民之意可也近來以此官為冷淡無利或息偃公衙虛糜廩祿或營利別委以規賄賂其溝洫之通塞略不介意一遇水旱束手無策坐視民斃而已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此切於民瘼而為今日之急務者六也伏望　皇上體天地之大德重天下之根本乞勅工部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嚴加禁治凡爲水利官

員務要及時講求多方濬築務俾溝遂相通旱澇有
備不得另行差委以分其力若有營求別委規圖賄
賂者追贓罷黜毋得輕縱如此庶官盡其職而民受
其惠矣願　陛下留意焉凡此六者臣等固已條陳
於上雖招災致變不專在是而皆今日之所當急處
者也伏願　陛下特賜　睿覽采而行之庶幾民安
政舉滋弊少釐而今日之災變可弭矣

極陰成象災變異常懇乞省圖疏　周弘祖

嘗聞天人感應之際甚可畏也人事成於下則天變
動於上若桴鼓然故言曰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
在德自古及今變不虛生感召有自也臣　如今春夏

前後接到邸報見各省地震有聲動搖數日裂為溝渠水溢泉湧又旗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在在而有甚至天雨黑豆此尤載籍所希聞者臣不勝憂懼 天心微眇非淺陋所能窺測然稽之往牒裁之大義亦可得其二三地陰也以安靜為德以動搖為妖水亦陰也洪範傳云人憤怨則水湧溢火者陽中之陰也漢儒翼奉云極陰生陽不旱則火隕星成石據胡氏春秋五石隕宋之徵亦屬兵象陰類也黑者北方之色壬癸之位水也亦陰也凡此數者皆極陰庶象之徵也陰陽之義雖非一端總其大者言之君陽也臣陰也中夏陽也四夷陰也大小文武諸臣陰

也內臣陰也哉　皇上文明撫運　陽德當天召祥
履慶理固宜然而災異若此何耶蓋地天交而爲泰
君臣交而爲治歷觀古今禍亂之源每生於壅蔽而
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　御製大
誥以君臣同遊爲首篇其慮至深遠也我　皇上嗣
登　大寶幾二年矣未聞時召輔弼諸臣面加商確
雖無孤睽間隔之跡較之賡歌魚水氣象終是不同
此則陰不上交其致變者一也天生四夷謂之驕子
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邇來虜患彌切議論日
多朝爲總督暮即掣歸旋議巡邊隨復報罷以數易
之將馭不練之兵不必交綏勝負可卜萬一有慧黠

胡兒志不在於子女玉帛攻城掠堡留連內地何以禦之此則夷患日熾其致變者二也夙沙爲殿古人恥之近日爭係中官多爲委曲凡有請求無不允從乞免點馬即奉　旨免點矣乞免查盤即奉　旨免查矣承天　皇莊仍得親收籽粒矣太和香錢官司不得稽查矣織造之使方罷即遣矣糾劾之疏間留中不出矣諸葛武公云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彼若別懷奸弊何苦顧戀避忌若此之深其尤可駭者每遇監員借具謝疏多得溫綸迴出六卿之上此尤　祖宗朝所絕無者志得意滿恐生驕階史冊傳書均爲不美則宦勢日橫其致變者六

三也古人云不見是圖今群陰之象已見矣見而圖
猶晚也矧弗圖乎伏望我　皇上鑒災異之非常察
群陰之交固念　上天仁愛之心勤脩省答天之實
清心寡慾虛已求言慎賞罰予奪之柄戒遊幸逸豫
之私凡有大政大議召輔弼部院大臣面議而獨斷
之以法地天交泰之義然後以專久任邊臣使悉心
展布得收安攘實效以禮法裁近習使各保富貴毋
輕犯　祖宗憲章則陰氣潛消休徵畢應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陳末議以弭災異疏　　　　　　　　　　　　鄯光先

臣近閱邸報內開五月內平虜地方地震有聲大同

地方天雨氷雹頭畜打死數多房屋亦多打損又詢之北来者每稱京師自五月以来霖雨如注連旬不止房屋傾倒無數田禾盡成巨浸等因臣思變不虛生必有所致乃臣等内外諸臣奉職無状不能布宣德意之所致耳臣不勝震省臣聞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宋儒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使陽盛足以勝陰漢儒有言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姦於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恭惟

陛下體元建極端拱清穆用人圖治宣政布仁無非奉若天道宜乎天地清寧雨暘時若以躋太平今乃災異疊見又俱屬陰勝之象若此者何也是可以深長思矣臣濫竽言責待罪楚方時變激中不揣愚陋謹以召致之由及消弭之議備為 皇上陳之伏願俯賜垂覽而採納於萬一焉竊惟 祖宗朝時每召見人臣商確政事與許好問論祈天永命之道與傳獻論水旱災異之警勢分相忘洵然如家人父子至今仰為盛美今我 陛下恭默臨朝諸臣祗肅 天威祗完引奏見辭數事近聞 御經筵時不過講說虛文初無問辯相及閣臣并九卿大臣未嘗一 召

見面議　國家大政諸臣章疏少經　省覽或下情不通則和氣未孚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陛下仁厚天縱慈柔性成如查盤內庫　明詔之頒行也多依違於近習官校錦衣酬功之厚典也顧濫予乎宦閹姦惡憸臣高拱猶豫而去之不決黨邪小人齊康稽疑而處之太輕華奬或有未嚴去邪或有未果則陰氣潛滋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又或者　朝政之暇退居深宮防檢有疎馳情於娛樂溺志於幸遊宴樂張焉女謁甚焉而兢業以勅時幾憂勤以畏天命者有未至也夫　君心上與天通一念不正天必鑒之　天心之所以仁愛而示

者其在是歟臣嘗聞之商高宗懼災克正厥事周宣
王憂旱側身脩行皆轉禍為福而治成中興及時脩
省消弭以敬迓 天休者在 陛下當汲汲加之意
矣臣願 陛下因 天變示戒之嚴念 祖宗創守
之難思 先帝遺命之重脩德省愆減膳徹樂避殿
雩禱思過求言親信閣臣及九卿忠直大臣不時於
文華殿會極門平臺等處 召見 溫顏款洽與之
面議政事講求安內攘外之畧裕 國足民之方務
期措諸治理諸臣章疏摘要者或書之 御屏或陳
之几案時每觀覽見之施行常事照舊疏 聞有大
不公不法者許科道官大班糾舉以防壅蔽留神萬

幾獨覽剛斷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用人行政臧
否得失及天下利病經九卿覆奏閣臣票擬允合
公議者斷然行之毋使喉舌寄於近倖樞機移於左
右一應傳奉諭旨悉行停止萬幾之暇時每檢
束此心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嚴禁四勿之私恒存敬
一之念不偏於聲色不溺於佚欲宸居獨處益篤
顧諟之誠不覩不聞愈切對越之忱持此心於嚴恭
寅畏凜乎上帝之日臨斂此心於端莊靜一儼然神
明之時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以涵養此心接宦官
宮妾之時少以澄徹此心時覽無逸篇及大學衍義
諸書以明瑩此心務期無一念不出於至正無一息

不合乎天心仍　勑內外大小諸臣痛加脩省許敷陳直言以為消變弭災之助庶乎下情通則和氣洽陽明盛則陰濁微　君心正則　天心悅災沴消除庶徵協應天下可臻治平之休而　宗社永保靈長之慶矣

脩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警戒相成者君臣保安之要古帝王所以致治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道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泰寧之效日臻太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一時雖若改觀而實政之未脩宜治化之未究也推

本所自無乃　皇上求治之心雖切而意念或有未純經治之文雖飾而踐履或有未至與頃者禮官恭請　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欣欣然幸都俞之盛復見於今而治化之隆媲美於古矣儀章條上竟尔寢閣以至諸臣建言事關　君德言涉　宫禁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四方抱鼓之音不絶臣下怠忽之意日甚而治之未登於理也不由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語致治者莫先於用人莫要於理財二者在今日尤爲急務焉何者胡虜强於西北而跳梁之念不忘粤寇蔓於東南而憑陵之禍未熄湖湘之水患滔天　畿輔之蝗蝻徧地近

日京師陰雨浹旬雲霧四塞陰盛陽微之徵莫大於此顯患隱憂所關　聖慮方至切也為今之計若不預備人材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之第時尚清修求靖方之士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搜羅虛心廷訪不問顯晦資格取其長才可以禦侮者十數人焉破格推用或列職卿二或分布　畿輔至於材官將士亦加遴選或簡自下僚或起自廢棄姑取其節不責其全或寘之營中或儲之督府萬一緩急藉以措手而至於倉皇之際弗計其能否而姑試之以聽其效此方今急務也至於用財一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焦勞苦思之所得不足以補

一朝之漏卮夫中人之產必會一歲出入以爲準不足必節縮經營爲長久決不忍坐視窮乏以至於憊也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缺一至此極而尚恬然莫爲之計倘寇賊之警突發無已而旱澇爲虐郡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司計者固將束手以聽其敝也而可乎臣向因論廣中事及於儲材一節該吏部題覆行內外衙門各舉所知延至幾月僅見一二撫按言及而無當於用其他尚未有及者又見戶部題覆給事中溫純建言財用亦行各衙門議　奏三月以來寂尒無聞識者以君臣晏然比之燕雀處堂自謂爲安者方今郊壘多虞經費詘乏天災時沴荐

然並至願不以爲異焉識者又將何以喻之伏望
皇上幡然覺悟奮然改圖察天變之異常憫民窮之
劇甚慮寇盗之横行念國儲之空匱亟　賜宣召輔
臣及部院大臣詢訪時政諮諏善道人材何爲而乏
財用何爲而匱天變何爲而屢形盗賊何爲而充斥
俾各以職條對商確計慮務求實濟夫　宣召訪問
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先帝皆有已行故事見
於交泰召對等録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
所注自能感格於　穹蒼　德意所宣亦將震勵乎
百辟而又申　勅大小臣工實心幹濟無事虚文用
人理財二事爲今時之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畧無

致疑沮則君臣合德人心之鼓舞自神上下交脩事功之速作自信由此以圖治功庶事執體要而可以次第舉矣再照人才之生也不數而用之貴及可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長咸備六卿之選督撫之任者也在位固多才行相稱矣間有清德著聲而賦材或艱於大受偉節素勁而力量或歉於奔馳者將摘其今之所短或恃於輿論之公槩執其昔之所長又歉於分量之劑以致一遇有缺動稱乏才者可惜也乞 勅該部於前項官員若肯見幾高蹈引疾陳乞察其望重公平者量進職級以示優異年力衰庸報酬足稱者並與題覆致仕用全晚節以

得一槩擬留致羅人言以平素履才望年力不在此
限者不拘見任起用不得藉口於此希冀高尚貟缺
聽採素擅才名薦有異等者需次銓補庶甄別之下
無闒茸之具貟而遴選之加獲譽髦之實用矣財用
天地間决無神輸鬼運之理欲講生財之策以濟燃
眉之急將取之官與帑藏罄於搜刮之無餘抑取之
民與膏澤竭於誅求之殆盡惟加意節縮去其害財
者而已伏望　皇上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慮先
根本深自損抑由　宮闈以及　朝著之大自　服
御以及賞賚之施多方裁省以端化源仍乞　勅下
戶部會計四海九州之租賦關市山澤之榷務一歲

所入幾何　朝廷中禁之經費六軍群吏之資膽所出幾何九邊主客之兵餉原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府之祿糧先年幾何今增幾何逐項覈實開具揭帖査照督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題造會計錄每季進呈　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　聖心必有惕然不寧者該部仍以所核數目刊刻成書徧給文武大小衙門遵照原行各陳所見或節其冗費或裁其冒濫可減者減可革者革逐一裁酌以備采用當事臣工各宜實心區畫度長挈大剖繁析滯冀有以裨　國計以濟時艱若近日裁革冗員或僅革旱官下職是亦了此藉辯之臣恐聚議十年無資毫髮之用徒見

文移雜沓紛然可厭後日事窮勢促咎將誰執諸臣試以會計成數時一展玩有人心者亦必悚然不寧矣伏望　皇上天語叮嚀戒諭諸臣勿謂時可苟安而日愒玩愒無以事有主者而漫不經心務期戮力脩職無墮後艱則倡導於上既開裕用之源而責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言責目擊時艱反覆疚心杞憂深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瑣屑敬用塵瀆干冒　宸威不勝懇祈之至